

情海歸帆



劉雲若著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
情海歸帆

第八冊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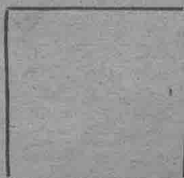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京津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發行

第八下冊實價二元
(外埠酌加寄費)

情海歸帆

版權所有



不許翻印

著者 劉雲若

出版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
京津出版社

路天德里十二號

發行人 馬鳴銓

總代發行天津法租界

三十號路致勵力出版社
康里廿二號
交通旅館旁天津書局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
情海歸帆

劉雲若著

話說白衍芝聽從姜三的話去挑識碧璉，就好比普通人買東西，得內行人指導，行市和私弊病全都了然於胸，自然不會上當，及至認識了碧璉，又得姜三吹噓，大受優待，碧璉因他是由本行同業引荐，因着氣類所感，比普通客人倍覺親切，十分要好，又恰巧她和一个同院姐妹，發生爭執，氣憤不出，白衍芝自告奮勇，在大明報上連把那妓女罵了十多天，極盡醜詆，把遊客犯忌的事，都想到了，將她說成身毒國的苗裔，三隻手的傳授，鳩盤荼的模型，報上一登出來，報販擁滿了門外，替她定了價格，高喊着名子，看某某一個子兒，那妓女受不住譏嘲，又加營業日衰，只得忍氣吞聲，遷地爲良策由三不管移往侯家後去了，碧璉因赶走仇人，在心中大感快活，這院中大顯顏色，得意之下，論功行賞，就跟白衍芝越發要好，白衍芝又使出一套旁人不肯幹的獨門工夫，把碧璉哄得難捨難離，於是姜三等便給撮合，亦教他二人搭了鑵頭，跟着碧璉又籠住一個冤桶客人，相約還債從良，那客人替她還了賬，碧璉跟他回家，只住了一天，便開小差跑了，並

尋白衍芝來，就算嫁他同居，直到如今，所以白衍芝和姜三有過一段友誼，見面甚爲親熱，當時白衍芝問姜三因何至此，姜三把自己的事說了兩句，又問他爲何受傷，白衍芝不便把實情告訴，只說上了一個混賬朋友的當，和他一同出去辦事，走到這裏那朋友把我打昏了搶了身上錢跑了，姜三道，你可報警察去，別教那東西逃跑，白衍芝搖頭道，他走了總有半點鐘，早沒了影兒，報警也是白費，只可認吃虧，等日後遇見他再說，姜三聽着，便知內中必有不可告人的情由，也不再問，便說你的傷怎樣，要上醫院麼，白衍芝道，傷還不算太重，用不着上醫院，你有工夫送我幾步吧，我試試能走不能，姜三就問你能走麼，白衍芝道，不走怎樣，在這地方怎能尋着洋車，不過得勞駕你送一躡，我自己怕走不了去，姜三想想自己的差使，本是笑話，密姐兒養雜種，還用請穩婆，像下狗似的下出來得了，我本看不上他們那種混人胡鬧，就給多就悞會兒也罷，她肚裏若是個大命的，自然平安臨盆，若是養不下來，悶死肚裏，倒省了許多爭執，不管那些，我先送白衍芝回家再說，想着就道，好吧，我送你回家，你在那兒住啊，白衍芝說了住址，姜三就把他扶起，看看頭上，流出的血已被雨給洗得沒了，雖在臉上添了一道道紅

痕，但傷口已隱約可見，就道，你這傷還不算重，可是雨淋着不大好，先包上點兒吧，你可有手巾，白衍芝搖頭回答沒有，姜三真够朋友，取出自己一條由髹頭處得來的大絲巾，給白衍芝纏在頭上，但嫌太薄，又在底下墊了一疊白紙，這疊白紙却來歷不小，本是姜三伺候的姑娘每月一次的銷耗品，用過了拋棄在垃圾堆上，姜三看着可惜，就把中間的污處剪掉，留下兩端乾淨部分，藏在袋中，留作上廁之用，想不到竟給白衍芝遮蓋傷口，作了藥棉的代用品，白衍芝那能知道，這紙的來源，還感激姜三的熱心愛護，稱謝不已，當時便摟着姜三脖頸，好像病薛禮似的，兩人廝並着走去，在路上也不斷說話，姜三問了碧璚情形，又問白衍芝的景況，白衍芝都含糊回答，姜三又說，咱們一愧有三年沒見了，上回我到大明報館去，只疑你還在那裏，不料沒有見着，我還當着有你的事呢，敢情全班兒都換了，白衍芝聽了愕然，他知道大明報館已經關閉不少日子，就問道，你說的是什麼時候，大明報館不是關門了麼，姜三道現在又開張了，我說的是前月的話，白衍芝道，又開了，誰幹的，姜三答道，這也是件新鮮事兒，上月我看見我們胡同口，有一家切麵鋪賠關了門，跟着房子就賃出去，門面油漆得嶄新，等着一上牌匾，

原來是大明報館，我就想起你來，過幾天進去一打聽，並沒尋着你，可看見了那報館的新經理，還有幾個作事的人，都是常在胡同走動的熟臉兒，還有一個人也坐在他們中間，說說笑笑，這個人可新鮮了，原來是我們對過寶紅堂大金花的兄弟，我正看着納悶，又見一個人走進去，就坐在一張桌後面，開抽屜取錢，這個人更怪了，原來是大金花的舅舅，在寶紅堂當夥計的米禿子，居然穿上長袍，人模狗樣的當上先生了，我跟他本是熟人，就上前叫了一聲，那知他竟端起架子，跟我裝不認識，我就出來了，跟着尋了知道內情的一打聽，才明白裏面的事，差點兒笑斷了我的肚腸，敢情那位新經理，還是本地一家土財主的少爺，姓羅行八，現在家道已然衰落，仗着典賣爲生，他還不知好歹，儘在外面胡鬧，只是念過幾本書，有個書呆子的勁兒，成天跟着一羣朋友打着花錢罷了，倒沒有什麼太出圈兒的事，連審子也不大逛，只是個冤桶，破壞朋友架着花錢罷了，那大金花原是班子人兒，在幾年前從良，嫁給個顏料舖掌櫃姓朱的，羅八是姓朱的外甥，常到舅父家去，看上了這位小舅母，只是不敢進步，到去年大金花跟姓朱的散了，重新出來混世，因爲熱上了客，混落了醜，就降下一級，到了這裏，羅八在她降級以後，

才訪着踪跡，趕來花錢，大金花一看是外甥到了，就推辭不過，羅八費了好些口舌，才央得大金花降低輩分，認他作花錢客人，可是總冷冷清清，不肯跟他要好，羅八變着方兒報效，熱天整車送西瓜，冬天整噸送烟煤，也買不動金花的心，他不由納了悶，托朋友留心考察，到底受了什麼病，這些日才知道金花正熱着一個在報館作事的小牛兒，打成疙瘩，成塊的頃刻難離，把別的客人全給冷淡得不再登門，那羅八知道情敵作祟，就又去打聽小牛兒的根底，知道只是個起碼的外勤員，每月薪金甚微，只仗着大金花倒貼，羅八醋海翻波，不能忍耐，就去向大金花破壞小牛兒，把他貶得一文不值，大金花和小牛兒正在情熱，如何聽得進去，就反口相稽，故意嘔氣，羅八說小牛兒是窮光蛋，大金花回答我就愛窮光蛋，羅八說小牛兒是拆白黨，大金花回答我偏愛拆白黨，教他賣了也情甘樂意，羅八又說報館不是正經生意，幹報館的人更沒出息，何況小牛兒又是小白臉，你熱他不但上當還要丟人，大金花回答我看報館是世上很好的營業，幹報館的都是人物，莫說小牛兒還是個人，就是條狗，從報館出來，我也當作活寶，羅八聽着，知道不能說了，只得喪氣走開，回到家中，他的腦筋一轉，竟想到邪路上去，以爲大金花的

話是出於真心，她所以愛小牛兒，只是由於他所作的行業，幹報館的可以隨意捧人罵人，具有特別勢力，妓女向來是好虛榮的，大金花的熱小牛兒，和別個妓女辭官面兒混混兒是一樣道理，羅八越想越對，却不知小牛兒所以得大金花的歡心，完全由於年青貌美，又工內媚，羅八却不向那上面想，只斷定小牛兒的勝利，完全在他的職業，其實羅八也並非迷住心竅，却是出於無可奈何，因為小牛兒的長處是先天的，羅八絕對沒法競爭，若那樣承認，就只可退避了，因為他不肯甘心，才向容易彌補，可以競爭的後天方面尋覓理由，既斷定小牛兒的制勝之具，就和朋友們商量辦法，他的朋友都是幫嫖看賭的混賬東西，就替他亂出主意，結果有一位高明人提議，說大金花既愛幹報館的人，我們就從這上面壓他，弄點錢開家報館，羅八爺自然作社長經理，小牛兒是個小外勤記者，兩下一比，大金花還有不爬高枝兒的，自然就拋開小牛兒，熱羅八爺了，羅八一聽，覺得有理，就決定照辦，不過因為財力有限，只可力從節省，好在目的只為爭奪妓女，絕無政治文化藝術的高尚目的，能有間門面，每日印幾張報就成，於是朋友們紛紛奔走，還是那位高明人首先尋得門路，他知道在南市開設的大明報館，因為經理腥賭被捉入官

，以致停頓數月，現在那經理雖已出獄，但還無力重張，據傳有意出兌，高明人就尋了那經理去，細一打聽，才知那大明報館既無機器，也無生財傢俱，僅只出兌一個報名，兌了他也只於省却立案手續，但那位經理，誇得這牌匾比金字還要貴重，原有若干家廣告，又能領若干津貼，好像一接過來，便能發財似的，但既有這樣好處，他爲何不自己快些開張，這就和算命先生指示旁人怎樣發財作官，他自己却甘心受窮，一樣的不可理解，但那位高明人並不聽這一套，先迎頭把他的西洋鏡搗穿，才詢問價目，那位經理開口要五千元，高明人只還到十分之一，再也不肯多添，那位經理對這價目，已經滿意，本來只一塊三寸多長，一寸多寬的木刻報頭，就賣五百元，恐怕自從世界產生木材以來，也未遇如此高價，但他還想多沾光一些，磋磨許久，高明人就透出意思，說他倘能依從一個條件，便可多添二百，經理問什麼條件，高明人教他對外聲言賣兌價一千五百元，日後收條也照這數目書寫，便可以實付七百元，經理知道高明人從中弄鬼，要自己幫同作弊，立刻由交易的對手，變成圖謀的私黨，就以共事的資格，要求多分幾成，言外帶有挾制之意，暗示着若不允從，便要給他宣佈秘密，那知能人遇到高手，狐狸撞着獾

縣，高明人哈哈一笑，說你跟我弄這詭詐，只是自己吃虧，無論我和買主兒相好，你的話說不進去，便能把我的秘密揭破了，也不過把這件交易作罷，我只於暫時少進幾百元，日後還盡有機會找補，你却過去這個村，並沒有這個店，想再用一塊小木頭換七八百塊洋錢，恐怕遇不着這樣冤桶，現在我還是擱下不辦了，只等你給破壞吧，那位經理聽了，知道自己失眠，把刺蝟當作小豬，妄想捉住吃肉，不料倒扎了手，只得掬着一付三花臉，陪禮謝罪，說了無數好話，高明人方才順風收舵，答應照原約辦事，但還得理不讓人，逼那經理給立了一張類似伏辯的字據，保證以後不得造言生事，對高明人的名譽有所損毀，才算了結，那高明人回去見羅八報告，羅八久已被他弄於股掌之上，自然完全依議，就由高明人代擬預算報館免費若干，開辦費若干，以及其他種種，共計約需六千餘元，這還是高明人知道他財力有限，恐怕弄得畏難而退，才竭力減低欲望，縮小範圍，但羅八仍苦力不能及，結果又刪減許多，羅八才咬着牙賣了一所房子，所得還是不夠，他想再賣祖坟，却苦於地契不在手裏，只可退思其次，把坟地裏一部樹木出賣，既然利用廢物，救濟生人的困窘，還替祖宗講求衛生，除去遮蔽，多得些日光空氣，這辦

法可謂存歿均感，人鬼咸宜，好在他是喬木故家，墓地松柏不止於十年樹木，而且爲數甚多，只檢高大的剪伐，留着矮小的維持臉面，遮掩耳目，雖然被承購商人欺騙，混賬朋友中飽，所得的錢，居然還很可觀，合起賣房的款，已和預算相符，於是先交出一千五百元，買了大明報三字一塊木頭，跟着便在平康曲巷外面，租房設立報館，籌備開辦，自然是羅八作了名位最高的社長，那位高明人作了操持實權的經理，另將一位慣作剪髮天足文章，捧妓女女招待的朋友，派作編輯，一位曾作過花會跑封的朋友，聘作外勤，一位自稱在某機關作過司書的苦朋友，派作校對，對內部安排稍有頭緒，羅八便忍不住了，他費了千辛萬苦，開一報館，所爲何來，古語說富貴不還鄉，如衣錦夜行，他這時作了報館社長，若不使金花知道，也如把肥肉埋在飯裏，所以要將館址設在金花娼寮的巷口，也正是誇耀意思，但還恐金花耳目或有未週，就親自前去報告，金花向來對羅八總端着舅母架子，聽了他的報告，居然也有了笑容，誇獎兩句，說你找個事兒幹，倒是比閒着好，羅八聽着，雖未得到預期的滿意，但覺已得到向所未有的招待了，却不料金花的獎勵，是要代價的，說完了隨即荐人，把她的舅兄和兄弟提出來，教羅八在報館

中安置，並且指定都要作先生階級，不能像在妓院中一樣當伺候人的夥計，羅八怎敢不答應，回去一商量，就把金花老舅派作司賬，兄弟派作庶務，金花甚爲滿意，羅八就趁坡兒進步，成天到金花處打膩，更沒心緒管理報館的事，館中職員，也各自趁亂抓撓些錢，近水樓台的都到妓家去嫖，妓女們也到館中玩耍，幾乎成了變相的台基，但館務却自然還能進行，高明人因爲羅八家中尚有產業，打算多吃幾次，所以倒實心辦事，把印刷地方接洽好了，又向官廳呈請復刊，也得了允許，出版已定了日期，到了出版前日，編輯們工作起來，幹到夜間兩點，方才完工，高明人以經理資格，一看樣子，幾乎氣得鼻孔朝上，原來第一版要聞，本是剪拚大報，但竟把一段署名花國巡閱使的柳巷訪問記，當作發刊詞，排在頭段，就是那位校對，也給他的房東登了一段虐待兒媳的新聞，以報新近增租五角大洋之仇，總而言之，篇上有著作用，人人有著私心，高明人看着覺得太不像話，固然報紙負有針砭社會的權力，但也得有些分寸，尤其新聞，照例得在法院警廳有案可據的事，才可以登載，雖也不妨偶有例外，但全部這樣毫無根據，自快恩仇，却未免過於胡鬧，最可怕是全拖着待續的尾巴，很容易被人看出用意不良，這樣三天

下去，準得被官方取締封門，再看第三版副刊，更新鮮了，十分之八是妓女招待舞女的起居注，某舞女某日到南市某鞋莊買高跟鞋，這是甲編輯的作品，因為他姐夫在那鞋莊作事，再一段是某女伶辦頭一覽表，人數共有八名，琴師跟包月車夫等等一併登錄在內，這是同人的公憤作品，因為他們一天去訪問某女伶，那女伶的家人，見他們衣衫不整，氣派欠高，已有些不屑招待，又加房中正有閹老斗打牌，就以閉門羹相饗，他們感覺尊嚴受損，氣憤難消，就無中生有的敗壞那女伶的名譽，除了這等妙作以外，還有許多短訊，都是捧姑娘的，最妙一段上都有剪髮天足字樣，好像在這時代，還人人梳盤頭裹小腳，遇有剪髮天足，便是稀世奇珍似的，至於形容詞，更是千篇一律，千人一面，什麼腰如楊柳，目轉秋波，有閨閣風，無青樓習，這種文章，倒是源流甚遠，中國自有報紙以來，便有餘興一欄，刊登風月之作，便是這種體裁詞句，直到如今，居然還有人奉爲高文典冊，引用不絕，還是如此普遍，真也有趣，但這還無傷大雅，另有篇性史類的巨著，名叫西門慶的舞女術，內容簡直無法形容，足以使少年變老，肥人變瘦，女子失眠，男人吃藥，但反回來也可以使報館被封，經理下獄，高明人看着搖匕頭，急忙下

令停止印發，自己拿着樣張，就找了羅八去，這時羅八正在大金花那裏受氣，他磨了許多日子，也未得到入幕之賓，這日實忍不住，竟正式提出要求，大金花看在他作了社長的面，沒像往日那樣堅拒，却也未曾答應，只給了一線希望，教他在夜間三點再來，倘若約定的客人不至，也可以用他補缺，羅八在十二點就去了，耐心等待許久，將近三點，忽見那位小牛兒來了，小牛兒本來有專利權的，金花曾和他約定不留他人，今日因小牛兒曾說有事未必能來，金花才敢教羅八候補，不料他竟又來了，金花自然要對羅八爽約，羅八一見情敵露面，便知希望又渺，知道少時就有逐客令下來，正在懊喪，高明人前來把樣張給他看，詢問如何辦法，羅八無心及此，就說管他那些，就照樣印好了，高明人說這樣印出去，明天就許被官廳封門，羅八沒好氣的說，封門更好，我花了許多錢，也沒見着功效，到今兒還不能留住一夜，眼看要被赶走，還開這行子幹什麼，高明人聽他心氣要冷，知道是不得志於金花的原故，心中急想挽回，就道，你說金花不留你麼，那個好辦，我可以教你今夜洞房花燭，可是這報的事真是要緊，你不怕封門，可知道封了門，你這負責人也得捉進去，羅八一聽，才嚇慌了，忙問依你怎樣，高明人道，

依我就暫且停辦，把今天印的報全燒了，對外只說機器發生障礙，改期出版，趕着另尋好手編輯，再行出版，羅八道，就依你主意辦，可是我這兒怎樣，小牛已經來了，一會金花準得又拿出舅母架子，教夥計給雇車，對我說好孩子快回家吧，看你娘不放心，再拍匕肩膀，就把我赶走了，高明人道，不要緊，這樣吧，你替我走一蹣，到報館下令停印，我在這兒給你辦事，羅八又叮嚀幾句，才自己出去了，高明人坐在床上，吸着紙烟，過一會，聽外面腳步聲，知道金花來了，連忙躺下，用手抱着頭遮着臉，假裝睡着，他就向床上躺倒，用袖子遮住臉面，及至金花進來，因為這中等娼密，向來設備簡陋，電燈燭數很小，黑淡不明，又加金花心裏恍惚，見床上躺着個人，以為必是羅八，也沒細看，就坐在旁邊，拍着他的腿，發出傷風鼻音道，你怎麼睡着了，天已不早，好孩子，回家去吧，別教你老太太不放心，起來，我教人給你雇車去，高明人聽着，暗笑羅八雖然料事如神，連她的詞兒都猜着八成，可是憑羅八怎會有這先知法術，必然是以前早聽慣了，想着聽金花又道，你是怎麼回事，別教舅母生氣，快起來走，再不起，我可擰你了，高明人忽覺腿上一疼，忍不住嘎咳一聲，坐起來道，你可擰了我，還估便宜，混

充舅母，咱們可得說乚，金花這才看出不是羅八，吃了一驚，但和高明人早已很熟，就罵着問道，你小子怎在這裏，幾時來的，真缺德，吓我一跳，羅八呢，高明人道，羅八自己走了，省得你替他雇車，金花道，真的麼，不對，他走了你怎麼在這兒，高明人道，我在這兒給他作代表呀，金花道，代表，代什麼表，高明人笑道，代表住夜，金花哂了一聲道，少放屁，你到底鬧什麼鬼，高明人道，鬧鬼咱還不定誰鬧鬼哪，你拿羅八儂小子要着玩兒，教他等了半夜，臨了兒又往外趕，還充大輩兒，給孩子雇車，別教他嫖不放心，你真太會耍人了，羅八是迷住心竅，才受你這個氣，我這旁觀的，可瞧不下去，所以教他回家，我自己跟你說乚，你作事也得不得離，別太狠過頭兒，擠得狗急跳牆，金花聽了，仍嘻皮笑臉的道，去你的，我們的事，你管不着，高明人道，我跟他朋友，怎麼管不着，金花道，你管又打算怎樣，高明人道，也沒別的，只要替他出口氣，金花道，這氣怎樣出呢，高明人道，我把小牛兒收拾一下，教他永不敢再進這門兒，看你還跟誰好，金花笑道，就是小牛兒不來，也輪不到他，人多着呢，至不濟還有你，高明人笑道，怎麼說到我身上來了，我可不敢巴結，金花本來眼力高強，早看出羅八朋